

好看小说

用戏谑的方式讲一个闹剧般的故事

□赵松

乔治·佩雷克写这本《庭院深处，是哪辆镀铬把手的小自行车？》，是要对两年前结束的那场让法国名声扫地、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瓦解、第五共和国诞生，尤其是让阿尔及利亚彻底摆脱殖民地地位实现独立的战争，表达一下由衷的厌恶和嘲讽。在那场持续八年（1954—1962年）的战争里，共有18000名法军阵亡，65000人受伤。

小说故事非常简单，甚至简单到可以用几句话说完的地步：“这个家伙为了逃避去阿尔及利亚，想把脚弄残废，然后在深爱的姑娘的怀抱里无忧无虑地生活，等待签订和平协议。”这个家伙连名字都不能确定，作者称之为卡拉××，但在写的过

炮制的无尽谎言比起来，乔治·佩雷克炮制的这出荒诞意味十足的轻喜剧或者说闹剧真是耐人寻味。当时法国知识分子界的反战声音，跟那些开足马力的政治谎言机器比起来显然微弱太多。1962年，当以推崇先锋文学、塑造了“新小说”流派著称的午夜出版社，因出版揭露阿尔及利亚战争真相的作品而被当局搜查并封没了一批作品时，26岁的乔治·佩雷克估计也是闻之而愤怒的那些人里的一员。他必须做出回应。他回应的方式，就是跟这场丑恶的侵略战争开一个玩笑，去嘲笑它那本质上的愚蠢和毫无意义。

当然，如你所看到的，或即将看到的，他做到了。当“我们”跟那位亨利·波拉克中士把整个策划事件搞成了微型狂欢节般的过程时，当叙事的口吻如同信口开河或是戏谑说唱的节奏和意味，还会时不时地戏仿所谓的史诗剧的调子时，你所能看到的，只有无尽的玩笑。“我们”跟那位名字翻来覆去的中士一本正经认真至极干的那些事，越是写得细致就越是显得可笑。这些自认为“勇敢”的家伙，他们本身也在被嘲讽的范围里。他们在热心策划的时候，也会担心后果，怕自己帮忙不成反被牵扯进去，惹麻烦上身。哪怕是开玩笑，玩大了也会变成不可收拾的麻烦。这就是普通人的思维逻辑——“勇敢”的前提，是要能保证自身的安全。这帮家伙的全部勇气，或许也就是像那位中士骑着往返于家乡和部队驻地之间的那辆“叮当响的小自行车”一样，派不上什么大用场。

事实上，在现实世界里，并不存在“有一些可以并且应当被认定为配角的人物”，说到底，他们都是配角，“活动在主要事件的间隙，并烘托着主要事件”。言下之意，整个法国的所有普通人，在那场阿尔及利亚战争中都不过是配角，包括那些被送上战场的普通军人们，也都是配角。他们跟作为叙事者的“我们”一样，不知道“这一切要如何收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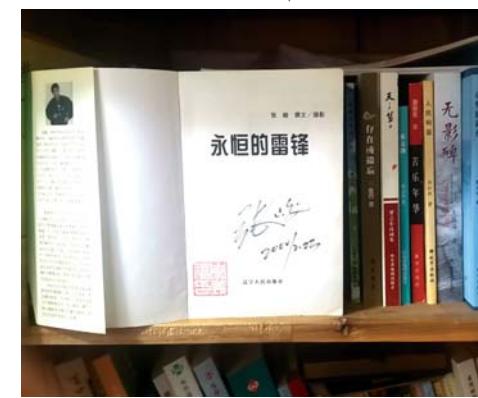
当一个国家干愚蠢之事时，难道在某种意义上不就是意味着集体的愚蠢吗？那个卡拉××，最后除了把自己灌得烂醉如泥，接受命运的选择，别无他法。

如果说倒数第二章里的那股浓浓的抒情意味，就像是一场歌剧里的矫情至极的咏叹调，那么，最后那充斥着伤感煽情色彩的“我们”跟那位亨利·波拉克中士在火车站台上寻找那位倒霉蛋卡拉××的场景，则真的可以说是把这出闹剧推向了令人容易笑岔气儿的高潮时段。乔治·佩雷克在这里把自己的喜剧才能也发挥到了极致。人们到底要如何煽情和全力营造伤感气氛才能掩饰自己的愚蠢行径呢？当“我们”对着每个车厢呼喊卡拉××的倒数第二个变名“卡拉夫里尼克”时，有人回以“这里没有你说的叫卡拉什么东西的人”。但真正有力的回复则是：“闭嘴，你个傻子！”

这话，其实是乔治·佩雷克对所有还在犯蠢的法国人说的。随后，在最后那个短短的章节里，他还意味深长地补了最后一刀。“我们”到那个叫“选择”的咖啡馆里把那瓶威士忌喝光之后，各自回家，“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听人说起过那个难缠的人。”面对那样一个残酷的重大事件，人们不仅会选择愚蠢，最终还会选择遗忘。要知道，当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为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所炮制的那些谎言，还得等到差不多四十年后的萨科齐政府时代，才能通过解密档案被彻底地揭穿。

这本小说的出版，距离那部伟大的《人生拼图板》的诞生还有十二年。尽管它的成就与价值跟那部代表作还无法相提并论，但仍然足以展现乔治·佩雷克那非凡的写作才华。他用了“我们”来讲述这场闹剧，而“我们”当然就是大家，包括了那些听众们，对于他来说，实际上在这场闹剧里，人人有份，都是配角。

（摘选自《庭院深处，是哪辆镀铬把手的小自行车？》导读，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文作者李义福的书橱一角

置顶的签名书

□李义福

我爱好读书，喜欢藏书，兴趣所致也写书。因此，除自己购书外，也有文友慷慨赠书，更免不了慕名求书。时间一长，“签名书”越积越多，我便精心“聚拢”起来，置放在书橱顶层。

且不说签名书作者名气大小，也不论作品质量高低，仅看签名，便有几分雅趣。书的扉页上，签名模式有横排、有竖写，有的倚上，有的傍下，有的靠左，有的偏右，还有的居中；字体有端端正正的小楷，也有随意而为的行书，各有千秋；颇具审美意味的是，不少签名盖有印章，规格或大或小，形状或方或圆，字体或篆或隶，赏心悦目；谴词用语因身份差异、关系不同，姿态有别，“留念”“惠存”“雅正”居多，当然不乏简明扼要，只写赠予人尊姓大名，或单署作者鼎鼎大名。思量起来，这跟签名者胸襟性情、表述习惯有关。

那些别具特色的款款“赠言”，如“对待生活需要真诚”“所有的生活都未曾厌倦”“共同的根脉，永远的乡情”等等，不一而足，融情融理，富有哲思，共勉、激励、祝愿都发自内心，意味悠长。

签名书是赠受者彼此缘分使然，是心灵之约，更是情谊所系。我书橱中有一本文图并茂的签名书《永恒的雷锋》，作者张峻被誉为“拍摄雷锋第一人”，就是这本书让我与张峻先生结缘。当时我在济南军区某部任新闻干事，所属单位为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筹建了“雷锋事迹展览室”，单位领导邀请张峻先生前来参加启用仪式，我有幸跟他住在宾馆的同一房间。因都曾在原沈阳军区部队，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所以聊起天来皆有相见恨晚之感。他随手从行李包拿出这本书，签名赠送给我。从此，我们之间信件往来不断，后来我还特意赶到他在鞍山的家中拜访。

2013年3月5日，正在讲台上作报告的张老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离世。得知噩耗后，我从书橱中再次取出这本书，看着老先生的亲笔签名，两次见面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签名书，签署的是名，赠予的是书，留给内心的则是殷殷期许。这些年来，每一本签名书，我都热诚对待，细细品读，耐心揣摩。读罢，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总要记下点滴体悟，并与作者进行交流，无论观点是否一致，不管看法是否相同，甚或有时存有争议，这不要紧，关键是我认真读了，细心品了，对作者有了起码的尊重。

可能是我的读后感客观、理性，富于真情，还被不少报刊编用，不经意间，已累积数十篇。行笔至此，我突发奇想：把多年撰写的读后感再进行打磨，配上封面和签字影印插图，运作编辑一本小册子，作为文友间的“信物”，书名定为《书缘》，是不是有点意思？

以书结缘，心有灵犀，静谧读书，著述好书，不负热爱，不负情义！

人文通识

将哲学还给孩子

□刘擎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讨论哲学中的思想实验。看到在座的孩子，有些年纪还很小，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那时候，我10岁左右，在那个懵懂而充满好奇心的年龄，我遇到了几位老师，他们很热心地跟我谈些奇奇怪怪的“深奥”问题。他们的谈话、他们讲的故事和知识，激发了我的奇思异想，开启了我后来的学习和探索，最终使我成为现在的自己。我感到这是我童年时收获的一份珍贵的礼物。今天，我愿意将这份礼物回赠给现在的孩子们，我相信这是对我自己童年时代那些启蒙老师最好的报答，也是值得珍视的知识与精神传承纽带。

你们的眼里充满了好奇，这就是哲学最原始的动机。亚里士多德说过，哲学始于“对世界的惊奇”。人类想知道我们面临的一切是什么、为什么、怎么了……这是对我们存在的一种关切，这种关切其实是与生俱来的，但同时也是可以被发展出来，变成一种自觉的追问意识的。在日常生

活中，这些好奇心可能会被淡忘，会被边缘化，但从来不会泯灭。而人类在天性中就怀着对求知的欲望。因为对世界的惊奇而想知道一个究竟，然后就有了哲学的探究。

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哲学的探究最后未必能获得确切的答案，这和很多其他学科不一样。

早期的时候，至少在西方，世界上所有的学科都归属在哲学里。后来，自然哲学演化为科学；哲学继续派生，关于心灵的问题有了心理学，心理学现在与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结合在一起；关于社会的问题有了社会学；关于经济的问题有了经济学……

大家知道亚当·斯密对不对？他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但实际上他把自己看成一个哲学家。读他的思想传记，我发现，一般流行的主流经济学对亚当·斯密有很大的误解，他的主张并不是完全的市场决定论，只看重经济收益和效率，他是有哲学思考的。

回过头来说，哲学派生了很多学科，这些学科追问的问题都有相对比较明确的答案，当答案面临严重挑战时，它们就会寻找新的答案。但是，哲学最根本的很多问题，都是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的。比如说，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是人生哲

学的问题。

许多重大的哲学问题千百年来仍然没有“定论”，那么哲学因此就徒劳无用吗？实际上，获得最终的标准答案并不是哲学的全部意义，甚至不是其主要价值之所在。哲学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帮助我们激发思考和澄清思想：我们每个人在行动的时候，是依赖一些观念的，所有行动的背后都是有想法的，而这些想法都是有前提的，它们隐藏在那里，你自己都没有察觉。而哲学的讨论会把它们揭示出来，考察当中逻辑的谬误，转变你追问的视角或者焦点，辨析问题的关键与困难所在。比如，有家长说孩子学习成绩不够好，他可能会问孩子：为什么付出了这么多努力成绩还是不好？你的学习方法对不对？但是，这样说有一个隐藏的前提，就是孩子应该甚至必须取得好成绩、进入好学校。其实，应该关注的重点在于，家长想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孩子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他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样就转变了整个问题的背景和视角。哲学会把你从一个习以为常的模式里抽出来，海德格尔把这个过程叫作“异乎寻常的问”和“异乎寻常的思”。在我们探索公共生活或者政治世界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从惊奇开始：青少年哲学第一课》 刘擎等著 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曲鹏 美编：陈明丽